

容之是能為而能不為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蘊常不肯為天下先則安得有爭哉宜其為上善也

本一善居士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無善之可名至矣有善之可名而若水之安行乎自然則善之上也夫能利萬物則有功有功則必爭有功而不爭難矣然且居衆人之所惡不以為晚豈不又難乎曰幾於道者次於至道無名也居也心也與也言也政也事也動也七者人事也善地者水之高下因地也善淵者水之靜深不撓也善仁者水之利澤無窮也善信者水之行止不欺也善治者水之洗滌無滯也善能者水之能流能勝也善時者水之時盈時涸也人之七事兼水之七善而又持之以水之不爭然後為善若有七善而不能去一爭能無尤乎

石潭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

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上善若水以水之善喻人之善也水善利萬物得水而無不生也不爭者水雖有利於萬物而未嘗與物為競也處衆人之所惡者水性潤下人則惡居

下也惟其不爭而居人所惡之下故近於道人能居善地如水之能濟物心善淵如水之止而不波言善信如潮之應候不失其期政善治如水之鑿物高下妍醜無有遺形事善能如水之於器方圓曲直隨其所適動善時如水之春盈秋涸不爽其節是皆各任其自然而與物無競者所以未嘗有一毫之愆尤也此章自居善地以下本謂人之上善與水相似若但於水求之則於所謂言所謂政不通矣上文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是言水之善也居善地等七善是以人之善如水之善者言也其大意則在於不爭而已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讀三

凝遠大師常德錄玄妙觀提點觀事劉繼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禮部院修丁易東校立

持而盈之章

考異河上公作運夾幸趙實
卷作觀退為進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憍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銳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在貪求結以名遂身退今忘功而不處也

杜光庭曰前章舉水為喻顯明修學之行此以持盈為首更彰貪滯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符至人之美爾

張仲應曰夷者謂太空虛明而無采色人不可得而窺之也人之運通雖如太空虛明益使夫人不得而窺之則藏其神而不害其身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考異嚴遵揚字王
兩並同古本

何上公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知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賤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然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置身避位則過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生王輔嗣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今利勢必摧切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唐明皇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

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令盈滿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也銳銛利也揣摩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僑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銳欲心以撤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久持也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雖亦為儀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以其賈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富貴而僑自遺其咎此明銳不可揣僑由心生故咎非他與也疏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也故好凌人僑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僑獲咎僑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讓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

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之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杜光庭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持盈之喻凡有四義一者堅持欲心至於盈滿二者保持世財至於滿盈三者執持惡行至於盈滿四者持權恃祿至於盈滿大凡知進忘退不念善道執滯不迴以至盈滿者皆當有報欲心盈滿者得羸疾傷生報世財盈滿者得攻劫侵奪報惡行盈滿者得刑厄殘害報權祿盈滿者得傾覆淪滅報所以老君戒之不知休止不休不止斯報必驗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王者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縱或苟得安能長久況進無所補退有憂患故云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假令明能揣度銳解貪求金玉珍奇滿堂潤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乎況人生有限情欲無厭既不救其死亡豈得保乎金玉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弊憐也惑之憐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患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汲汲也將焉用賄夫名德之興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而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速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弊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弊故也難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朝之傳篇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冀免為犧之用雞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利而忘其身志不及難矣不貪之寶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為寶我以

不貪為寶我若取玉俱喪寶矣不如兩全之遂不受玉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詞曰負且乘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負擔於物合是小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捨負擔而乘車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竊盜之人思奪之矣富貴而憍自遺其咎財多曰富故人求之位高曰貴故人下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諺曰富貴不與憍奢期憍奢自至憍奢不戒凌侮於人人以報之禍將及矣遺與也咎非外來由自己憍慢致之爾故云憍自心之生也若能貴而不危富而不溢人無咨怨災害不興安國修身斯為至矣憍矜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禦災除患曰功富貴尊榮曰名功既成名既遂矣而不知退者鮮不及禍夫何故哉寵則有辱盛則有衰亢極則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范蠡扁舟而脫禍大夫種固位而喪身此之謂矣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暑往即寒來春榮則秋

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忘成遂之功名子房絕粒以優游疏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況乃居九五之位而臨億兆之人先宅萬方廊廡四海而不守持盈滿堂之戒乎宋道君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有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近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曰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者

墮名成者虧日中則具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暗成壞之相因識盈虧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王介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抱持其器之盈者。必易覆。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摩之物。之銳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入富貴不期於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夫聖人功既成名。既遂則身退之者矣。此乃天之道也。夫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書又曰。謙受益。滿招損之謂也。蘇頌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

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天地尚然而況於人手哉。呂吉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滿。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也。王元澤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之。為有而無之。以無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而銳之。不

可長保。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持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聖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可應不窮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寶外物而守之所。非所有也。豈能外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算乎。四者皆以有物。與為驕者。何異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寒暑相推。物極則反。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詔以為已。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惟聖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官然不知其在。彼耶在我。耶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道大矣。而莫尚乎是。劉巨濟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言力持而滿之。求必富者也。滿而能虛。則何所事持。

有不勝持則覆矣故曰不知其已已止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言情度而入之求必
貴者也銳而能銳則何所事度有不勝度
則數矣不可長保非謂可以幸保謂雖得
之必失之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中不
如其已之義堂與足以藏金玉而守者也
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富貴而驕
自遺其咎此申不可長保之義富貴則慢
生慢生則過生以驕與人則以名自與矣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利人曰功聞譽施
身曰名功譽則富貴之實也名譽則富貴
之華也功欲就名欲達夫富貴功名聖賢
之不免然而不傾敗其苟滿非以其時得
也其利入非以揣得也而又能虛守之不
驕保之則身退是已蓋據功成名遂之基
衆人以此進而聖賢以此退則非體天道
者能若斯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天之道
也前章言上善若水則可以處富貴故次
以此篇章也

爽而民好徑以其貪生之厚惑於有為以
要近功不知自然之妙用執持以致其盈
盈則虧矣故不知其已揣度以成其銳銳
則挫矣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累於物也
累於物則欲之者多故莫之能守富貴而
驕害於德也害於德則攻之者衆故自遺
其咎聖人處富貴之極而無盈滿之累者
以其功成名遂而身退也豈持其盈而揣
其銳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功成者退天
之道也聖人法天之道所以難進而易退
捨諸人而求諸己故次之以載營魄
趙實庵曰初四不居四一非至虛之道持
而盈之不知其已一身不難治大道不難
窮不難者在乎識心而已心者本無也始
也因愛而生身四大之所聚五蘊之所集
血氣依倚百體互成皆因妄念而有也本
既識心百骸九竅六臟骸而存焉吾誰與
為親詔而有之皆惑也以心執妄惑則生
焉以心識虛妄自破矣聖人知其然則曰
我既有身身已是妄外物儻來我忘外物

身與外物二者兼忘誠忘之中天光內發
不知物之忘我我之忘物虛室生白道自
來矣烏觀所謂持盈者耶持盈則有物也
有物則去道遠矣經持而盈之盈則器之
滿也持則手之用也無中取有以實充虛
傾之則不忍執之則不忘其行也步不能
揚塵其坐也身不敢側視勞神苦心在於
一器物未有損身已焦勞妄計偏執有如
此者蓋不以身觀之身本無身物焉所寄
我自忘我物莫為焉舉其親者疎者可知
能已之者是名解脫二銛利自傷揣而銳
之不可長保性欲靜不靜則吉凶悔吝生
氣欲平不平則憤怒愛欲起敵物之心必
務求勝不動則不獲欲其獲則靜者起而
為爭矣不利則不入欲其利則平者銳而
致銛矣傷廉而得豈能保乎蓋知靜者則
息爭不爭則與物無傷和平則自寧自寧
則與神為守不以利累形不以養傷身批
大卻導大窳與一世而得淡漠之中此古
人存生之德也豈可覬覦小利狎狼貪

見利而忘身貪權而取場坐取危亡之道
 哉不知此者如彼晁錯削諸侯之地國未
 富而身亡鄧艾起東吳之征議未及而先
 死皆銳之傷也可不戒哉三非性固有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善求道者求諸己善守
 德者得所得不求道則無以為德不立德
 則無以明道顛沛於是造次於是則外物
 不可得而入也道德既亡所保在外山節
 藻枕峻宇雕牆非金玉以實之則不稱其
 善矣金玉者純陽之精也世所寶焉凡得
 此以為富者非可久之道也徒能潤屋而
 不能潤身能致盜而不足致福故好利為
 膏肓之疾致富為豪縱之由儻來之寄何
 所必哉四君子戒輕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而終不言貴蓋
 富則貴可致矣莊子曰至富國財并馬至
 貴國爵并馬能致富貴亦隨之彼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雖欲不驕其可得邪勢使之
 馬爾若能於富貴而先之以禮施之以仁
 行之以義雖富貴亦何足以累德邪有良

貴者勝之矣驕所以害德害德者能免於
 患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
 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彼范
 氏之儻見辱於丘開而終以自沮虞氏因
 腐鼠而中俠客誤以致傷斯皆素有驕人
 之色者也後番其退一大名無久居功成
 名遂聖人之於事每每思之至也當其有
 大物而持盈之持終日戒不如無物而不
 戒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無為者易有為
 者難有為不免智慮先焉智慮所出馬能
 與物無敵焉敵則求勝我勝則彼敗矣揣
 而銳之是豈長保之策邪於金玉而不累
 心處富貴而不驕物皆人之難能者也是
 有之不若無之為之不若已之二體天而
 行身退天之道日異之離不鼓缶而歌則
 大羞之嗟凶與天為徒者功成名遂耶退
 矣彼曰馬得而累邪
 邵若愚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居高
 名厚利如持而盈滿之器常懷傾具之憂
 如其已則無太過之累由不滿則易持

也揣而銳利之勢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
 之能守富貴而驕生驕慢則過起此非天
 殃自遺其咎然何以免此患是以聖人觀
 四時之運如春生化功成名遂至夏則身
 退不居此天之道也
 王志然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制之形器
 之內有盈必有虧有盛必有衰持而守之
 常恐其自盈自盈必有傾覆之禍所以古
 人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睢眦戰兢唯
 懼失所以修省之方禮義廉恥四維之常
 居其實不居其華每處其厚不處其薄易
 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
 美至矣哉其本在此其末在彼執古之道
 未嘗不貴其謙要其極致戒之在溢所謂
 持而盈之如其已故持盈不如保盈揣
 銳不如挫銳揣者度物之情銳者入物之
 利銳不可利利不傷物孟子所謂凶人唯
 恐傷人夫人唯恐不傷人此其所宜揣而

挫之不宜揣而銳之者也其進銳其退必速其可長保乎亦其義也外物不可必人或認為己有故聖人引而闢之且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金與玉是人之所貴苟知積而不知散知取而不知與是亦與大盜積者也至有橫一己之私卒世無厭忘性命本源之養反害乎身死而弗覺者多矣何愚之甚老子特言之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所以達人知富貴果不足以全吾生不拘一世之利為己私分不王天下為處顯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實壤異分小大由之而身貴富之地而心泊然未嘗以一物芥膏胃次雖金玉滿堂未嘗驕吝動與吉會何咎之有有身之患固亦大矣視履考詳所貴無咎既無咎則凶悔吝何自有焉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無悔乎功名苟遂而或自驕自恃自矜自伐天下孰不與之爭功者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皇天無私唯德是輔天地

陰陽造化萬物四時行焉歲功成焉功成者去天何言哉人能體此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違而況人乎故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學者其敢不勉之哉

黃茂材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也貴已而賤物故已至於驕晉嵇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致於禍宜乎老氏以為戒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名曰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

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人莫得而知耶程泰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名富貴極其分量是之謂盈盈之上不可復加則有覆溢而已耳與其兢兢執持引而上之求致其極何如泯滅此念留餘地以舒盈溢也故曰不如其已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以保位不盈為念則進取惟恐其或鈍故先事揣度有見焉則銳於有為人之趨操及此者豈不或逸然揣在我中在彼億而屢中其中者幸也中雖屢而有不可屢者存焉是不可必而強必之者也奈之何欲以其每揣而幸中者之為常也故曰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貨財已聚不能保而有之者以滿而驕驕而敗也察盈虛之相襲棄功名而不有是與天為徒者也不驕不足以言之論四時之運成功者退此即老子之謂天道也然世人聞之如不聞者利成功之可居而不見虛盈

之實理也齊景公顧戀國邑之富以死為
 悲晏子笑之曰使古而無死則太公威公
 常守之君將被簑笠於壟畝何暇念死乎
 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而至於君也而獨流
 涕是不仁也夫其為此言也是推四時之
 運^{十六}逆相盈虛者而致之生死得喪者也故
 列子極論生化之相催也曰生者不得不
 生化者不得不化又言損盈成虧之相對
 也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
 彼夫化者不得不化為方生者之無以生
 也此之盈成若無取於彼而彼必虧損者
 不彼之損此將何所資藉以致其盈成也
 由此言之迭去迭處正老氏之論謂功成
 名遂而身當必退者也且夫功名者職業
 之有成者也富貴者爵祿之所聚焉者也
 合天下論之一世之爵祿固有定數則職
 業之託乎人亦不出乎此世之人也若使
 有才有智者常得而專之則師師藹藹者
 將無地以受其來也故方來者至而已成
 者退正四時之不容不相代謝者也是以

道家之於天下其初固不肯輕任人責而
 其終亦不肯久居成功也如張良園綺之
 徒至能下視蕭韓之禍辱而竊笑焉則皆
 有見於此者也若夫上之而為聖人則又
 大矣曰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進
 退存亡自不失正則又非畏盛滿而求安
 全者可得而匹矣
 詹秋圃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運夷
 章運用也夷平也持而極於盈溢揣而極
 於尖銳金玉廣積而滿堂富貴奢靡而自
 驕皆非平夷之道皆取禍敗之由安平亦
 在運之而已是必功已成名已遂而身即
 勇退揆之天道本如是不可知進而不知
 退也
 張冲應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日盈
 則月盈月盈則闕暴雨則不可以終日也天
 道猶此而況人乎人知夫天道惡盈而持
 謙挫銳而勿長故所持諸己者盈矣則疾
 為自止之思而每進貪財位以取傷神害
 身之禍所揣諸人者銳矣則速為挫銳之

思而勿長惡害人以招報怨陷身之危忘
 盈而不知止則金玉滿堂適為召害莫能
 守矣富貴驕縱揣而銳之道道咎矣此石
 崇所以不能守金玉以受刑張華所以不
 能保富貴以王法形分神散精炁何劫復
 聚人身難得因此不還皆盈銳之失耳故
 佐天下而有功立此身而有名世皆奇之
 矣又當反其奇易生怪信易生疑樂易生
 悲退其身以避之此陰陽升降之道也故
 曰天之道
 白玉蟾曰持而盈之無欠無餘不如其已
 放下身心揣而銳之貴欲無為不可長保
 謹而勿失金玉滿堂儉視儉聽裕然有餘
 莫之能守終日如愚富貴而驕潛心勿用
 自遺其咎寂然不動何咎之有功成名遂
 月到天心處風涼水面時身退天之道退
 有餘地
 廖梓然曰持而盈之為道之人不能自滿
 莫如其已燕若守己自有長策揣而銳之
 不得妄起念頭須要一刀兩段不可長保

免致後患金玉滿堂不貴外財惟愛自寶
莫之能守若能保守豈不妙哉富貴而驕
不貪奢華榮華自至自遺其咎我若無為
何咎之有功成名遂以道守已水到渠成
不得執著身退退藏於密天之道乃合天
道自然而然從前到家人不曾擡一步

陳碧虛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盈滿也已
止也夫執持滿盈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
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其
休止也此垂誡也嚴君平本作盈而盈之
謂積其財寶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
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欲心
而貪趣富貴殊不揣度妄情思治憍恣禍
患之來不可長保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
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
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馮烈解曰白公勝
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
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
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高庫之

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擄白公
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
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
之膏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曰持
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反持理之
必然也夫金玉滿堂徒為潤屋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
能守故象有齒而焚身雖畏犧而斷尾禽
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富貴而驕自遺其
咎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
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
與而何嚴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
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
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
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為利失
之以為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
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
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
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

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
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
有之不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
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
尤人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結義也

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
人哉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
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
亡者至人哉

謝國南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甚哉滿
盈之念一毫不可萌也易一盈而四損一
謙而四益天地人鬼之心亦可見矣持者
持守其在內者也揣者揣摩其在外者也
在內有盈溢之志則易以驕人盈者必虧
故不知其止在外者有芒銳之未去則易
以傷物銳者必折故不可長存此聖人之
所以不為大不為高也金玉滿堂至自遺
其咎金玉至寶人誰不愛然積不能散所
喪必多富之與貴人誰不欲然驕恭輕人
讎者必衆咎誰執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人斯世用功不能及物君子恥之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恥之功既成矣名既遂矣則能事畢矣奉身以退知止不殆天道代謝自然而然者也蓋嘗論之天有四時功成者退名亦造物之靳子既成且遂不能全身遠害退處暇佚貪榮冒寵禍將尋之是蓋未知有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陽亢則悔陰窮則戰乾坤不免而況於人手黃帝所以屈廣成之問子房所以從赤松之遊是或一道也

林慮齋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鉅也治器而至於極鉅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

耶

范應元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滿則溢矣欲持而固之不知其止銳則挫矣欲揣而利之豈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貪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富貴而驕奢則喪身而殃後矣河上公曰富當極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即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陰陽運行功成者退天之道也人當效天故自古及今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禍每及之老子之言萬世龜鑑如子房者乃合天之道也

薛庸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有坐之器滿則覆雖持之無益也不若已其所持而使中且正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人之圭角不假磨礱則動必有傷雖揣之不可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石崇臨市曰奴輩利吾財耳莫之能守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韓信有多多亦辨之對而復示王於齊是自遺雲夢之禍耳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

馬復何咎之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范蠡子房固知其道矣大夫種李斯豈知其道乎

休休庵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盈揣銳達士不為也持守待滿足者當知盈必有虧徒費心力不如且止揣磨待銳者銳必有折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光陰有限無常迅速人間富貴皆夢幻爾或處富貴當深思猛省乘時進道修德入聖超凡若或無知恣情驕奢者自昧其道自取其咎功成名遂者早宜保身退步結果收因乃可合天之道從赤松子遊者張良也

褚伯秀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物而盈滿喻貪進不止故戒以不如已而勿為揣摩其鉅銳爭利冒患故告以不可長保無傷奔競之徒志生殉利至于金玉滿堂寧不蹈為富不仁之轍凡久處富貴無禮以防之則驕奢盡其心淫縱敗其性人非鬼貴將無所逃是皆始於盈不知止長

惡捨禍終於滅身耶。嗚呼金谷之事可鑑。然則持者勿使盈盈者不必持可也。愚夫知而弗戒，甘蹈禍機。君子於此則權其重輕為之進退，亦未嘗舍功名而弗為，但當明天理之倚伏，察人事之可否，知其功成名遂，有物忌之，退身藏密，以畜其德。斯有以見天爵之尊，回視世間利祿不足浼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儻違是理，錯亂天經，況人事子竊觀古今英豪不少，而保晚節難可為太息。惟見幾知足之士，乃能免患。生一前流芳身後，先哲有云：若無舉鼎拔山力，爭得回頭冷處看信哉。

牛妙傳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誠也。如所持之物盈滿，則必溢也。由是觀之，與其滿而盈，溢曷若誠而已之。處夫中庸則自不至於盈溢也。故云：不如其已。昔者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守廟者曰：此名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古先明君以為至誠，斯非不如其已之謂。

乎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者試也。銳者剛強也。試之而見其剛強者，必不仁也。孔子稱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是也。古人有言曰：與善人交如霧露中行，雖不濕人；時有潤與惡人處如刀劔之中，立雖不傷人，時有害且衣冠不正人。尚若將浼焉，望望然去之。沉剛強之人而可與之長保哉？孟子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蓋不仁者知不可與其長保，守故云：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在天下之重寶也。雖滿堂屋彼自貴耳。於我何益於事功哉？此即莫之能守之義也。天尊曰：世人以富貴外物為真實事，一旦五天使者無常殺鬼執其魂去華堂，遂宇不復居處，高車大馬豈得相隨。金玉珍寶乃為他玩，此即莫之能守之說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富貴者尊榮也，驕者傲慢也。遺自取也，咎悔吝也。古人有言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

乎諺言富貴不驕人，其驕自來。傲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且不安泰。處即是悔吝也。書曰：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斯非自遺其咎之說歟？如昔者周家仁厚，故成八百年之治。隋場肆行，驕奢海內，怨叛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旋至滅亡，非自取而何耶？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之謂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如身在廟堂，名書竹帛，其可謂功成名遂者矣。其知求退掛冠不仕，斯名身退也。夫身退不盈者，乃天之道也。如張良事漢，高位列侯，不敢當。三萬戶，但云封留足矣。既而不仕，從赤松子遊，非身退而何耶？范蠡事越王，勾踐以霸，乃曰：大名之下，不可久居。乃解相印，泛海而行。此二子者，其可謂功成不居，名遂身退，得天道不盈之說可不賢哉？

揚智仁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而盈之者，日盈則具，月盈則虧。修真學道亦然。九三陽長，二八陰消，鉛汞產成，至寶火。

候足退而不行若不知止必有大辱故
 不知其已蓋持滿則盈不知止也其或未
 然必有貪心揣而銳之何可長保金玉滿
 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退藏乃合天道也疏
 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
 身退天之道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
 悔而驕嗜慾必傷神氣是自遺其咎也功
 成而不恃名遂而不彰道備

喻清中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滿招
 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政此章之意也器之
 滿者必覆善持者莫若知止器之銛者必
 折又從而揣摩之終不可以長保借物為
 喻所以欲人之知進知退也金玉滿堂可
 以已矣又從而貪多務得焉雖有此金玉
 莫之能守第三天富貴宜知止矣又從而驕
 矜自肆焉是自遺其咎也日中則具月盈
 必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功成名遂此身
 知退豈非順天道之自然乎范蠡霸越而
 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
 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願羸蹶項

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
 物之上此功成而不居其功者也易曰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數于有馬

胥六虛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天下之事
 執持而極其滿亦必有傾覆之患故勉之
 曰不知其已已止也謂不知及早止之則
 善矣權勢尤甚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道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今用心揣度銳志進圖縱獲所
 欲非道德仁義之所致去古人有益於得
 遠矣不可長保不亦宜乎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金玉天地至寶天下共愛之雖堆滿
 華堂其貪心未足者誠莫之能守也夫豈
 知為大盜積者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侯
 王天下之至富至貴者能以謙卑自牧天
 祿長享若以驕矜矜天下自與其身為禍害
 也又誰咎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名
 古今聖賢之重大者唯成遂而知退乃能
 保之此有大德之務豈區區小知之所能
 乎故曰身退天之道如春生夏茂秋實冬

落而復退歸于根矣

柴元舉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持久必厭
 倦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進銳必退遠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有聚必有散富貴而驕自
 遺其咎驕傲必招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盈虛消息天道之常知足者斯合天道
 蘇敬靜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四時之運
 成功者退此天道也正以四時不容不代
 謝也此章老子本意在功成名遂早退著
 意滿盈必溢銛銳必折器盈而持不知已
 之而勿執雖銛而揣不可保其久不折揣
 者銛之使愈銳也金玉滿堂盜賊之招不
 能保守富貴驕傲禍咎乃至理之必然老
 子為此言蓋欲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
 在世間不過欲圖功名而已功既成名既
 遂身便可退此天道惡盈而好謙也不然
 持盈揣銳富貴而驕不知止足殆辱必隨
 之

本一庵居士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盈則
 必溢銳則必折慮其溢而以力持之不如

不盈之不必持也慮其折而以手揣之不如不銳之不必揣也盈以勢位言銳以才智言金玉滿堂以才智言富貴而驕以勢位言功成以勢位言名遂以才智言夫金玉可喜可慕之物藏之室猶懼難保而況於堂三實之堂且不可而況於滿五如是雖視以離朱術以賁育亦將為盜所奪矣矧人之才智矜滿銜露必將為物所敗此盛名之所以難居也富貴易危難安之也謙退自處猶懼不免況重之以驕縱是孽非天作禍不外來一一皆已自遺耳此大功之所以難保也惟智者於功名遂之時則身退所合於天之道也退兼二義自勢位言則為閉退自才智言則為謙退天道即易所謂虛盈益謙之類傳所謂四時之運功成者退也晉人謂林公可謂金玉滿堂亦指才智而言世以守財釋之淺矣後章聖人被褐懷玉豈亦真玉耶

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石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矜持自滿不若止也揣摩而有圭角不可以長保也金玉滿堂有時而去不可以為長守之物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位高則謗生家富則盜窺也故功成名遂身必先退則可以無咎蓋盈者必虧息者必消天之道也易之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即此章之意先儒曰老子得易之謙信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譜四

擬達天師常德學士妙觀提點觀音劉惟本編集

前朝奉天唐李海蘇羅安院編修丁多良校正

戴管覬章

考異河上公作能為章趙貴唐作消息至其義章全

唐明皇跡前章明縱欲溺情憍盈故有谷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管覬以下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以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為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

杜光庭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銳之非抱一則神全魄安揣銳則盈而必覆至於致柔玄覽之妙愛人理國之規同大道生畜之功顯注益玄深之德

張沖應曰第五章既關示精氣出入之門而此章又分示精化為氣之說故曰能為者謂精能化為氣也

戴管覬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